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民间美术与巫文化

陈瑞林 著 叶 朗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中国民间美术与巫文化

陈瑞林 著 叶朗 审定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密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插页 2 张 105,000 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5011-1568-0/G·557 定价:2.90 元

序

季羨林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东方影视集团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

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

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

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个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

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家争鸣，我

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第一章 民间美术与巫术	1
第一节 民间文化与巫术.....	1
第二节 民间美术与巫术.....	5
第二章 民间美术与巫俗	13
第一节 岁时节日中的巫俗与民间美术品	14
第二节 人生仪礼中的巫俗与民间美术品	20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中的巫俗与民间美术品	24
第三章 民间木刻版画与巫文化	33
第一节 年节与年画	34
第二节 门神	41
第三节 神马	50
第四章 民间剪纸、刺绣与巫文化	61
第一节 剪纸的由来与发展	62
第二节 驱鬼和招魂剪纸	65
第三节 祈子与生殖崇拜剪纸	72
第四节 民间刺绣吉祥图案中的巫术心理	76
第五章 雉与巫术面具	85

第一节	傩的源流	85
第二节	社火与社火脸谱	94
第三节	山西傩舞“爱社”与江西“舞鬼戏”	99
第四节	贵州、云南和湖南的傩与傩面具	104
第五节	吞口、辟邪、瓦猫与巫术面具	113
第六章	民间饮食美术品与巫文化	115
第一节	民间饮食与巫俗	116
第二节	花样果实	120
第三节	面塑“礼馍”	125
第七章	关于民间美术与巫文化研究	
	的评价问题	135
后记	李生泉	145

第一章 民间美术与巫术

第一节 民间文化与巫术

研究中国文化，必须重视对于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重视对于民众心理，对于民众精神活动的显现和物化形式——民间美术的研究。

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社会文化的积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内容，这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封建社会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外来宗教曾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是，如果仅以儒、道、佛三家，或者其中任何一家来涵盖中国传统文化，都不可能正确认识中国文化的全貌。

民间文化，一方面与儒、道、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另一方面，民间文化又与儒、道、佛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原始时代，远古的中国文化便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孕育儒、道文化，影响了它们的发展。中国民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的基础，民间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

重要的意义。回顾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可以看到一切文化品类都从民间文化起步。在发展过程中,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但相互间又有着紧密相依的联系。民间文化哺养了上层文化,反过来上层文化又影响和规定民间文化的发展,如此不断反复,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此而始终保持着生命的活力。所以说,中国民间的大众文化和上层的精英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如果用这一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当会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

民间文化,或称为大众文化,是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长期形成的文化模式,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但是民间文化本身也并非单一,它是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对于民间文化爬梳剔抉,整理和研究民间文化的不同门类和形式,它们的源流和演变的历史,由表及里,由点、线、面到体,全面深入地把握民间文化,还是一个十分艰巨、有待于努力完成的任务。

研究民众的巫术心理和他们进行的种种巫术活动,以及由巫术心理和巫术活动所形成的巫文化,应当是研究民间文化的重要出发点之一。

远古时,中国民间文化的核心是巫文化。巫术心理是初民重要的文化心理,巫术活动是原始时代重要的文化活动。正如六十多年以前新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旧文化的研究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本信巫。”巫术心理和巫术活动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对于中国宗教文化、化的形成,对于中国审美文化的形成,都产生极大的影响。巫文化影响了数千年中国社会的民风民俗,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

中国历史文化扎根于巫文化的土壤。中国文化的早期形态是史事记录,史官在远古社会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是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从而便掌握了特殊的权力。最早的史官从原始时代的巫演变而来。他们记录社会生活的种种活动,巫术活动也往往因史事的形式留存下来。中国传统文化最早的文字材料,如古代的甲骨文、钟鼎文、竹木简册等,保留了当时社会活动的大量史料,其中占卜、祭祀等巫术内容比比皆是。史官即巫官,既掌握记录历史又从事巫术活动,史事即巫事,历史活动往往又与巫术活动交织在一起。这种巫史不分的现象,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的时间。

中国的宗教文化亦来源于巫文化。巫术活动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进入文明社会,在中国本土出现的人为宗教道教,有着浓厚的巫文化色彩。道教的经义典籍,混杂了众多巫觋之语,经典的要义不少也与巫术类同。道教的天地人鬼观念来源于原始的巫术崇拜,登坛做法、驱鬼辟邪、呼风唤雨之类的道教仪式,则明显与巫术活动有关。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如天文历法、医术炼丹等,不少研究者多归于道教徒的弘扬,实际则更可追溯到远古的巫和巫术。即使是来自域外的佛教,在中国的流传过程中,也要认同于中国本土的巫术和道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民众多以为也是一种外来的道术,可医病治人、白日飞升,具有非常的神力。即使佛教在中国大行其道,上至帝王将相,下自贩夫走卒无不膜拜信奉之时,民间依然将它与道教和巫术混淆起来。

从严格意义上说来,中国民间的宗教并不是一种思想信仰,其目的并非是一种灵魂的净化,心理的满足和感情的平衡。广大民众注重的是实用目的的达到,和为达到实行目的的

操作手段。以往中国的民间信仰十分庞杂,民众不去计较是何神何教,只要能达到祈福免灾的目的便积极信奉。信仰宗教也无需弄清教义的奥妙,对于祀神的仪规却必定遵循不可有误。这种重实用轻信仰,重形式轻内涵的宗教方式,不能不说与巫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文学艺术是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劳动的产物,也是客观环境和主观欲求的产物。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统一,客观和主观的对立统一,使中国的文学艺术与巫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原始神话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发端,其中包含有大量的巫术内容。从汉魏六朝到唐宋时代流行的志怪小说,到明清时代的神魔演义,都可以看到巫与巫术活动对于文学创作所起的作用。甚至发展到以描摹世情见长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煌煌巨著,中国文学依然不可能彻底摆脱巫与巫术活动阴影的笼罩。

远古时代的巫术活动多以歌舞的形式出现。巫觋便是合乐婆娑的舞者。青海大通出土五六千年前彩陶盆上留有原始巫舞的具体形象,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在《楚辞》中对南方楚地的巫舞作出了生动的描述。正如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所说明的那样:“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诗经》与《楚辞》并称“风”、“骚”,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两大源头,对于后世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远。《诗经》和《楚辞》都是远古时代歌舞的文学纪录,虽然一般人多以《楚辞》为巫文化,《诗经》为史文化,实则正如上所述,远古时代巫史不分,《诗经》虽较神诡浪漫的《楚辞》质朴写实,却也包含有许许多多的巫术内容。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古代的巫术活动,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古代之巫,

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在巫术活动中，巫覡“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最早驱鬼逐疫的雩仪，后世变成了娱乐色彩浓厚的傩舞、傩戏，显示出从巫术活动到歌舞戏曲变迁的历史轨迹。

在古代，艺术是巫术、宗教的表现形式，巫术、宗教是艺术的思想内涵，两者共存于一体。古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巫文化，往往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后代巫文化的长期传承过程中，除有巫术习俗，巫术行为动作、仪式规则等有形传承以外，更多的属于民众内在巫术意识的无形传承，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须依靠民间艺术来加以表现。民间艺术成为民众巫术意识的媒质和载体，即使是有形的巫俗传承，也不可能脱离民间艺术品的使用。

第二节 民间美术与巫术

巫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历史中普遍的现象，中国巫文化具有中华民族的历史特点。

人类在原始阶段，维持生存是首要的目的。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和生殖繁衍，被原始人类视为头等大事。为了生存和繁衍，原始人最为关注的是物质财富的生产。精神生产活动也往往围绕生存和繁衍的目的而展开。当时自然环境十分险恶，人们的生产能力又极为低下。面对着瞬息万变神秘莫测的大自然，面对着无法预测无法解释的必然王国，人们幻想找到一种手段，一种超凡的力量，以控制现实，支配事物，使之朝着对人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实现人类维持生存繁衍后代的愿望，这样

便产生了个体的巫术心理和巫术行为,当这种心理和行为被群体所接受时,便形成了巫文化现象。

推测在巫术心理形成以前,原始人尚只有联想和经验。当时人们还没有灵魂的观念,更谈不上巫术的意识。在生产劳动的活动中,原始人将自身的需要投射到诸如动物、植物乃至各种自然现象上,以为食用了凶猛的动物便可增添自己的力量,食用了繁殖能力很强的鱼类蛙类便可促进自己的生殖。通过长期的实践,这种联想逐渐形成经验,并且,从个体的经验逐渐形成成为群体的经验,这样便产生巫术心理的萌芽。

最初巫术心理和巫术行为都还是个别的偶发事例,并没有普遍的现象。个别的巫术行为得到应验,促使原始人产生巫术心理。在巫术心理的支配下,巫术行为反复施行,其他人知道以后,也仿效遵循,逐渐普及开来,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从而有了广泛的意义。许许多多个体的巫术行为汇集起来,上升到所谓公众巫术的地位,便对群体有了约束的力量,逐渐形成比较坚固的信仰。在从偶然到普遍,从个体到群体的过程中,人们的巫术心理越来越复杂,巫术行为越来越烦琐,巫术的功用越来越扩大,巫术活动逐渐程式化,并且有了一定的仪规和专职的巫师。巫师往往是部落集团中有着特殊地位的重要人物,有的巫师由部落的酋长担任。原始宗教亦在此时萌发出来。

在巫术活动中,模仿与接触是两类最重要的心理和行为。所谓模仿的巫术,即人们相信相似的事物可以变成同一事物;所谓接触的巫术,即人们相信曾经接触过的事物便会成为永远相连结的事物。原始人用泥土塑成模仿女人体的偶像,这是对具有生殖能力的女人的模仿。偶像完成以后,必须插入或埋

入泥土当中,使它和土地接触,以获得农作物的丰产。如同现代人做成模仿狮、虎等猛兽的服饰,给儿童接触和穿戴,以为这样儿童便可具有狮、虎那样驱除邪恶的能力。模仿的巫术产生了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接触的巫术促使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形成和发展。

艺术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生产活动的产物。巫与巫术对于艺术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意义。人类的审美意识最早在巫术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中国古代对于美的认识与巫、巫术活动及其实用目的密切相关。《说文》把“美”解释为“从羊从大”,后世遂以为“羊大为美”,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甲骨文中的“美”作,是一位戴着动物头饰盛装的巫师。在北京周口店遗址曾经发现两万多年以前山顶洞人的遗骨,周围撒有红色赤铁矿粉,头部摆放用兽牙、鱼骨和打磨尖滑钻孔加工石块做成的项饰,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灵魂的观念,并由此生发出种种巫术形式的葬仪,从死者的特殊的装饰推测,死者也许就是原始时代的巫。

河南濮阳曾经发现六千多年以前的原始墓葬中,死者遗骸两边有用蚌壳摆塑的龙形、虎形,看来死者是一位身分颇高的巫师,身边的龙虎摆塑便是他施行巫术的神物。

在甘肃秦安大地湾距今五、六千年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中,曾发现以男女巫师进行巫术活动为题材的地面绘画。与此时间大致相同,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绘有人面鱼形的纹饰,有的研究者便认为这是当时的巫。东北地区辽宁东沟后洼新石器时代遗址曾经出土数量众多的雕塑品,亦为当时巫术活动的遗留。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刻有头戴高冠的古代巫师,可以与古人